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中短篇小说选



鄂榭府崩溃记

[美] 爱伦·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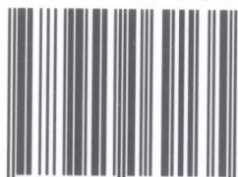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乌力吉
封面设计：辉煌时代



ISBN 7-80506-913-1



9 787805 069135 >

ISBN 7-80506-913-1 / I · 364

定价：416.00 元 (16 卷)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中 短 篇 小 说 选

鄂榭府崩溃记

〔美〕 爱伦·坡

李 靖 译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乌力吉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海拉尔市新春路 08 号）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20 字数：2100 千字

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 - 80506 - 913 - 1/I·364

定价：416.00 元

目 录

鄂榭府崩溃记	〔美〕爱伦·坡	(1)
黑 猫	〔美〕爱伦·坡	(17)
瑞普·凡·温克尔	〔美〕华盛顿·欧文	(25)
睡谷的传说	〔美〕华盛顿·欧文	(40)
教长的黑面纱	〔美〕霍 桑	(69)
胎 记	〔美〕霍 桑	(80)
人面石像	〔美〕霍 桑	(97)
咆哮营的幸运儿	〔美〕哈特	(115)
麦琪的礼物	〔美〕欧·亨利	(125)
最后一片叶子	〔美〕欧·亨利	(131)
警察和赞美诗	〔美〕欧·亨利	(137)
女儿当自立	〔美〕菲茨杰拉德	(143)
熊	〔美〕威廉·福克纳	(164)
拖死狗	〔美〕威廉·福克纳	(179)
拳击手	〔美〕海明威	(198)
打不败的人	〔美〕海明威	(207)

鄂榭府崩溃记

〔美〕 爱伦·坡

李 靖 译

那年秋天，那是阴郁、晦暗、岑寂的日子；乌云黑压压地笼罩着大地，整整一天，我孤孤单单地骑着马，驰过乡间一片无比萧索的荒野；渐渐暮色降临，满目苍凉的鄂榭府终于望见了。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——可乍见那座府邸，顿时心头添上一片愁，叫人受不了，因为往常即使到荒山野岭、愁惨境地，见了那种望而生畏的自然景象，也难免诗意盎然，就此滋生几分喜悦，现在无论如何也解不了这阵愁。我好生惆怅地看了看眼前这番景色——兀立的府邸，和庄院中天然的山水胜迹——荒凉的垣墙——茫然眼睛似的窗户——三两枝有臭味的芦苇——三两棵枯萎的白树——这分惆怅，无法以凡人的情绪来理喻，除非只有比作隐君子梦回以后的空虚；沦入寻常生活的辛酸；陡然摘除面纱的恐惧，我心里一阵冰凉，往下沉，直折腾——我心头一片凄戚，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，任凭如何想象，也无法牵强附会地当作什么心情的升华。究竟怎么啦——我思量起来——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默默凝视鄂榭府，竟然如此神伤？根本解不开这个谜；沉思间云集心头的幻想似隐若现，也无从捉摸。无可奈何，只得自圆其说，宇宙间的天然景物凑在一起，确能使人如此感伤，但要分析这股感染力，却是枉费心机。我默默思索，这片景色中的一山一水，这幅景致中的一草一木，只要换个面目，凄恻的感染力可能削弱几分，也许就此消灭殆尽；一想到这念头，便纵辔驰到险峻的山池岸沿。那山地就在宅边，满池死辉，黑黝黝，阴森森，倒映出灰色的芦苇、惨白的树干、茫然眼睛似的窗户。我俯视这一切面目全非的倒影，不禁浑身一阵寒噤，竟比刚才还要凄凉。

尽管话这么说，目前还是打算在这座凄凉的公馆里盘桓几个星

期。公馆主人，劳德立克·鄂榭，原是我童年时代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友；已有多年不见了。谁知最近在国内远方，竟收到了封信——他写来的——一再催促，催得很急，非要我亲自非去不可。信里透着神情不安的味道，写着自己患有急病；神经错乱，折磨得人好苦；他诚心诚意地想见到我，我是他的心腹之交，自然也是惟一知己，只要跟我能相处，心里一痛快，病势便可减轻。全信就是如此这般地请我去，显然出于一片真心——不容人迟疑；我就马上应约了，但至今心里依然认为这份邀请，真是蹊跷透顶。

我们童年时虽称莫逆，可我对这位朋友实在不大了解。向来他城府很深，也一贯如此。话又说回来，我倒清楚远在古代，他那历史悠久的世家便以多愁善感出了名，多少年来，这一特点总是体现在不少卓越的艺术品上。最近，他不大钻研音乐上那种一致公认、一听便懂的美，却静下心来钻研其复杂性，此外还多次隐姓埋名地慷慨解囊，这两点都体现了上述的特点。我也听说过一件非同一般的奇事，鄂榭这族人虽有来历，自古以来却从没有过不衰的旁系子孙；也就是说，就是一脉单传，也永远如此，只有微乎其微、瞬息一现的变化罢了。心里刚想到这座房屋的特色跟公认的鄂榭府特性完全吻合，刚臆测好几百年来，房屋的特色可能影响了他们家的特性，我就不由认为正是一脉单传的缺陷——可能就是这种缺陷，缺乏旁系支亲，因此财产和姓氏总是父传子，子传孙，不传他姓，世代相袭，到后来终于混而为一，庄院原来的名称就此消失，成了“鄂榭府”这一文雅的双关称呼——庄稼人这样叫“鄂榭府”，既是指这户人家，又是指这座公馆呢。

我已在上文提过，我略带稚气地实验了一番——对山池俯视了一下——结果早先那个奇异的印象反而愈加严重了。不用说，我愈来愈迷信的感觉——何干脆称做迷信呢——只不过让人更加迷信罢了，早就清楚，心里有鬼，才会引起种种心理变化，这正是奇怪的本能倾向。可能正是这原因，我重新抬眼望着府邸，不再俯视池中倒影，心里才有了个怪念头——这念头实在荒谬，我提一下，不

过是说明折磨人的种种心绪那股呼之欲出的威力罢了，我这样胡思乱想，就此当真认为整座公馆和整片庄院都笼罩着一种气，公馆和庄院，还有邻近那一带特有的一种气——这绝不跟天上大气相同，而是从枯树、灰墙、死地中散发出来——这是种玄妙的毒雾，阴郁，沉滞，隐约可见，呈青铅色。

我抛弃心中那个必定是梦想的念头，更仔细地端详府邸的真正面貌。看来主要特征就是古色古香。是很久以前的东西，颜色大大褪落了。墙上布满极小的霉菌，乱糟糟地挂在屋檐下，像细蛛网。特别破落的样子倒也找不出。石墙没一堵倒塌；仍相当完全，个别石头却碎了，看来绝不调和。其中不少情况使我不由想起，荒废的地下室里那种旧木雕，多年来一丝风也没有，看看有点完整，实则已经烂了。不过，除了表面上这一片颓败的痕迹，全幢房子丝毫也看不出摇摇欲坠。大概要仔细端详一番，才发现一条看不大清的裂缝，从正面屋顶上，曲曲折折地裂到墙根，消失在阴沉沉的池水中。

我留心着这一切，顺着短短一条堤道，驰到府邸门口。侍从牵走了马，我跨进了哥特式的大厅拱门。有个蹑手蹑脚的听差，一言不发地从厅里领着我摸黑穿过不少曲折的回廊，到少爷的画室去。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一路上看到的，竟使我提到过的种种说不清的心情反而更严重了。周围的一切——天花板上的雕刻，四壁的玄色帐幄，乌黑的地板，还有鬼影幢幢似的甲冑之类战利品，我迈一步，就震得咯吱咯吱的响，从小就看惯了这一切，我顿时承认一切都熟悉，可还是不由纳闷，看见的都是平凡的物体，勾起的幻想怎么居然这么不熟悉。在一座楼梯上，碰见了他们家的医药顾问，我看，他眉宇间含着奸刁和惶惑。他慌慌张张跟我打了招呼，便走了，这时听差打开了门，引我到少爷面前。

只见那间房巍峨堂皇。又长又窄的窗户，尖尖耸起，离开漆黑的橡木地板老高，手根本够不着。几道红艳艳的微光，透过格子玻璃射进来，四周比较触目的物件刚好照得清清楚楚：即使竭力观看，也看不到房内远处的角落，和回纹凸花的拱顶深处。四壁挂着黑幔。家具

给人感觉很不爽，又古老又破残，四下尽是书籍和乐器，可房里并没增添一分生气，只觉得闻到股凄凉的气息。各处笼罩着阴森、深沉、万难弥补的郁郁气氛，一切都浸透了这种气氛。

鄂榭直挺挺地躺在沙发里，见我进房，顿时爬起身，热情奔放地迎接我，我开头还道这么亲热多少有点过火——这是厌世者勉强的做作。可朝他脸上瞥了一眼，才相信他是出于一片至诚。我们坐下，片刻之间，他默默无语，我怔怔看着他，心里既同情又害怕。千真万确，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，还没有人跟劳德立克·鄂榭一样，变得这么厉害的呢！我好不容易才认定眼前这个脸色惨白的人，正是幼年时代的伙伴，当然，他脸上的特征倒是一向突出。脸如死灰；眼若铜铃，水汪汪，亮晶晶；嘴唇并不厚，没一丝血色，轮廓倒是漂亮绝顶；鼻子端正，生成希伯来式，鼻孔却大得惊人；下巴长得有样，并不突出，生动地显出他生性软弱；头发又软又细，强似蛛丝；这副五官，加上异常宽阔的天庭，这样的容貌倒叫人难忘。容貌上的显著特征，还有脸上一贯流露的神情，只消增添一分，就会起不少变化，如今眼见起了这么大的变化，我不由怀疑自己在跟谁谈话了。目前这种可怕的苍白肤色，目前这种出奇的晶亮眼睛，已经叫我备感惊愕，甚至害怕。那头乌丝般的头发，在主人的冷落后肆意地长着。那柔比游丝的头，与其说是披在脸上，还不如说是飘，看到这副怪诞神情，哪怕无论怎么看，也总觉得不像个常人。

我顿时觉得这位朋友的一举一动不正常——不对头；很快就明白，原来他神情极端不安——手脚一直痉挛，不断吃力地想要控制住，结果总是控制不了，才会有这副模样。对这我思想上倒早有准备，一则看过他的来信，再则还没忘记他童年时的某些脾气，三则凭他那特有的体质和性情，就可以知道。他态度忽而生气勃勃，忽而郁郁寡欢。他说话颤声颤气，吞吞吐吐（这时哀气仿佛荡然无存），一下子却成了干脆有力的声音——粗暴、深沉、空洞、不慌不忙的音调——沉重、镇定、运用自如的嗓音，沉湎醉乡的酒鬼，或者无可救药的烟鬼，每逢心里非常高兴，就如此。

他就是如此模样，至于谈到为什么请我来，说诚心诚意地盼着我，希望我来安慰他。还相当详细地谈到自以为犯了什么病。照他说，这是先天性的病，祖传的病，他已经死了心，不想再找药治了——随即又立刻补了一句，这只是神经病罢了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从不少反常的心绪中都可以看出来，他非常诚恳地全谈了，其中有些我听了又感兴趣，又很不解；虽然他的措辞和说话态度也许有股感染力。神经过敏这种病害得他好苦，只有淡而无味的饭菜才吃得下；只有某种料子的衣服才穿得上身；一切花香都受不了。连看到蒙蒙的亮光都闹眼痛；只有不一般的声音，丝弦乐声，听了才不心寒。

我看出，他完全困在异样的恐惧里了。“我快死了，”他道，“准要在这种可悲的疯癫中断送性命。快要这样送命，就是这样。没第二条路。我怕今后发生的一切，倒不是怕这些事，怕就怕这些后果。一想到出什么意外，即使是很小的意外，心里总不免紧张得叫人受不了，就此一阵寒噤。说真的，我不怕遭祸，怕只怕这一后果——只怕心惊胆战。到了丧魂落魄这个地步——到了这个可悲可怜的地步——心里只觉得迟早总得豁出性命，不再考虑什么理智，跟狰狞的幻影，恐惧，大战一场。”

此外，时不时地听到他那断断续续、意义双关的暗示，我还晓得他精神状况中的另一个奇怪特征。他对多少年来不敢擅离寸步的住宅存着某些迷信的看法；按他说，由于忍受多年，他们家公馆的外表和实质上的一些特色，使他的心灵受了感染；灰墙和塔楼的模样，还有倒映出这一切影子的暗沉沉山池的模样，使他这个人的精神受了影响——这种假想的感染力，说起来太抽象，本文中可没法重述——他对这种感染力存着某些迷信的看法，始终萦绕心头，摆脱不了。他虽然说得吞吞吐吐，可最终还得承认，追究起来，如此折磨他的异样阴郁的心情，多半还有层原因，这倒比较合乎情理，更加捉摸得出，就是因为他心爱的妹妹重病缠绵，当然指的是看着她快要死了。多少年来，他妹妹就是他惟一的伙伴，这世上仅有的最后一个亲人。她一过世，他这个无可救药的，这个意志薄弱的，便成了鄂榭世家的最后

一员了——他说，口气里这份辛酸，让人难于忘怀。他正说着，玛德琳小姐（人家就是这么称呼她的）在房间远处款款走了过去，根本没留心我在座，就此不见踪影。我盯着她，心里好生惊讶，也不免有所恐惧——要说清这种心情，却做不到。

我目送她出房，心神恍恍惚惚。她一出房，再关上门，我才忍不住地赶紧朝做哥哥的脸上看去，谁知他双手早已捂住脸，只看得见骨瘦如柴的手指竟比以前任何时候还要惨白，指缝间滚滚淌出热泪来。

对玛德琳小姐的病医生早就束手无措。她有种反常的症候：根深蒂固的冷漠无情；身子一天天的消瘦；时而要发作一阵身体局部僵硬症。至今她始终跟病魔顽抗，并没就此一病不起，谁知就在我到他们家的当天夜里，她哥哥六神无主地告诉我，她终于在傍晚向阎王那揉花碎玉的威力面前低了头；我才知道刚才的惊鸿一瞥，遽尔成了永别——玛德琳小姐再也不会看到了，至少再也不会见到她活着了。

在随后的几天中，我和鄂榭都绝口不提她的名字；在这段日子里，我一直真心地想要减轻朋友那份悲哀。

我们一起画画，一起看书；否则，就浑浑噩噩地听他那如怨如泣的六弦琴弹出怪诞的即兴曲。于是乎我们愈来愈亲密，他愈是毫无保留地畅谈心事，我就愈是辛酸地看出，即使千方百计地想博他个高兴，都是枉费心机。他心头那份悲痛浑然天生，像道幽辉，永不停息地流露出来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切就此一片晦暗了。

我就这样一个人跟鄂榭府的少爷度过不少庄严的时刻，这将永远萦绕心头。如要问到他拖着，领着我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学问，什么事情，却不可能做到。极端变态的心里胡思乱想，就此使一切都蒙上层硫磺的青光了。他那些触景生情的冗长悼歌始终在耳边、尤其痛苦地记着他将封·韦伯的遗作，那支曲调火炽的圆舞曲加以歪曲和夸张，谱成了奇怪的曲子。凭他那精巧的幻想力，构思着一幅幅画面，一笔一笔地画着，变得模糊不清，看了禁不住令人发抖，正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战栗，就更惶悚了；这些画虽然现在生龙活虎地在眼前，可要我单用文字来表达，连十之二三都描绘不出呢。那些绝顶单纯的构图，

笔触鲜明的构图，真是引人入胜，也慑人魂魄。世上只有劳德立克·鄂榭这人，才能描出了思想。至少处在我当时的环境中，看到这忧郁症患者打算绘在画布上的纯粹空想，心里就非常害怕，让我不可忍受，以往凝视傅塞利那色彩强烈，但非常具体的幻想图画，可从没有过丝毫恐惧呢。

我朋友那些幻影横生的构思中，有一个倒不太抽象，我也许可以用文字描出个大概来，就怕表达得不够清楚，有张小画描出一幅室内图，不是地窖，便是隧道，其长无比，是个矩形，四壁低矮，光滑、雪白，没有花纹，也没剥落。画上某些陪衬暗示这洞穴深深埋在地下，面积宽广，但不见出口，也看不到火把，什么人工光源都不见；可是，满满一室的强烈亮光四下翻滚，整个洞就此沐浴在一片丝毫不协调的阴森森的光辉中。

刚在上文中提过，他听觉神经不健全，除去某些丝弦乐声，听到一切乐曲都受不了。大概是因为他只弹六弦琴，演奏起来才充满了幻想色彩。但那套即兴曲的绝顶流畅，这却不能说清楚。我早有交代，只有碰到强作欢笑，才看得出他精神无比集中，无比镇静，来说就那种狂想曲的调子也好，来说歌词也好（因为他时时一边弹奏，一边唱出押韵的即兴曲），都可以说是精神无比镇静，无比集中的产物。我动不动就想起其中一首狂想曲的歌词来。可能是在当初听他唱时，我还以为头一回在这首歌词内在的、玄妙的意义中看出，鄂榭完全明白自己那位理智国王快在宝座上摔下来了，所以我的心弦更加不能动弹了。这首诗名叫《群魔闹金殿》，虽不能说完全一样，但大致如下：

I

青山翠谷的万绿丛中，
往日聚居瑶池仙女，
有座宫殿巍巍高耸，
辉煌宫殿矗向天宇，
堂皇富丽，
平地屹立在“思想”王国里！

女神从未舒展蝉翼，
翩临如此富丽的皇宫。

II

金光灿灿的杏黄旗帜，
飘扬殿顶翩翩翻舞，
(一切的一切全是往事，踪迹全无；)
欢腾飞翔的阵阵微风。
在美好的岁月中，
沿着荒凉的紫禁城墙，
立时一阵芳香无踪。

III

游子在翠谷里徘徊，
透过两扇明亮的扇子，
望见天仙绕座回转。
和着琵琶的铮铮纵纵琮琮调子，
婆娑轻舞；
但看国君（理智陛下！）御座危坐，
双目炯炯，
俨然威武帝王贵相。

IV

富丽的宫门珠光宝气，
密密缀满奇珍异宝，
川流不息的成队仙子，
闪出宫门匆匆飞跑，
回声女神职使司掌，
无非歌唱，
娇声媚气天下无双，
唱出君王玲珑心肠。

V

无常黑袍自天降下，
 急急杀进金銮宝殿，
 (呜呼皇上抱憾泉下，顿时丧身，难填此恨！)
 宫殿周围的一片荣华，
 烁烁闪耀万丈光芒，
 只是往事，已化泡影，
 似曾相识而又淡忘。

VI

如今旅人进入山谷，
 远隔火光血红的窗户，
 眺望鬼影跌跌冲冲，
 随着杂音疯狂乱舞；
 青面夜叉夺门奔出，
 势比冥河，无休无止，
 仓仓促促，不展笑颜，
 惟是狂笑狞狞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这支歌的余韵使我们不由涌起一连串念头，那里头倒体现出鄂榭的一种看法，我这样提到，多半为的是他对此坚持不渝，可不是由于新奇，因为其他人也有这个想法。一般都认为草木有情。

可是，在他错乱的脑子里，更显得不可理喻，在某种情况下，即使对一切无机物，他都认为有情。要我表达他如何深信不疑，如何沉湎其中，却难于描述。但正如前文伏笔中所提到的，这种信心跟他祖先那幢灰石房子相关。

按他认为，他们家房子上的石头，还有石头上布满的霉菌，附近的几棵枯树，这一切的排列方式——安排次序，尤其是这种经久不变、始终如一的布置，以及死池中的倒影，都表现出各自的感情来。他说，池水和石墙散发出一团团雾气，便在四周逐渐凝集，由此可以

看出痕迹——感情的痕迹，听到这儿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他又补充一句，这种后果就潜伏在感染力中，是种无形的感染力，挥之不去，令人害怕，好几百年来，就此决定了他们家的命运，把他害成目前这副样子——变成了这么个人。对这种种看法倒用不着发表意见，我也用不着说了。

可以想象得到，我们看的书籍跟这种幻想一拍即合，多年来，对这病人的精神状态起的影响确实很大。两人一起聚精会神地阅读葛里塞的《浮凡》和《修道院》，马基雅弗利的《魔王》，史威敦堡的《天堂与地狱》，贺尔堡的《尼哥拉·克里姆地下旅行记》。罗勃·法卢德、尚·丁大其奈、德·拉·香勃诸人所著的手相术，梯克的《碧落旅行记》，康帕奈拉的《太阳城》等类作品。黑袍教教士艾迈里克·德·盖朗尼的一部八开小本的作品《宗教法庭手册》，是大家比较喜爱的一本书；看着庞坡尼斯·梅拉谈到在古代非洲的森林神和牧羊神那几节文章，鄂榭就会战战兢兢地坐上几个钟头。但他最爱阅读的是一本黑体字，四开本的孤本奇书——一座湮没无闻的教堂的手册——一名字叫《根据马因斯教会合唱经本中追思已亡占礼前夕经》。那天傍晚，突然他通知我玛德琳小姐故世了，还说打算趁没下葬，先在主楼的一间地窖中停尸十四天，听到这话，我禁不住想起上述那部奇书中谈到的荒谬仪式，以及这忧郁症患者可能受到的影响。但他采取如此特别的办法，自有世俗的理由，我可不想随便反对。照他告诉我，他为兄的想到亡妹那不一般的病，又想到医生殷切的探问，再想到祖坟地处偏僻，一任风吹雨打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也这样认为，想起了上鄂榭府那天，在楼梯上碰见的那人一副阴险脸色，就不愿反对这种办法，照我看，这样做至多也只能说无伤大体，但决不算有悖于情理。

经鄂榭请求，我便亲自帮他料理临时的殓殓工作。死尸已经下了棺，我们两人抬着棺材到停放地方，放在地窖里。那地窖关闭多年，火把差点给窒息的空气弄灭，所以没机会仔细打量。只看到地窖又小又湿，没缝没隙，一丝光也透不进，深深埋在地下，上面正是我寝室那一带。显而易见，在以前的封建时代，为了要干尽恶事，曾作过牢

房，近年来，就当作库房，贮藏火药之类极易燃烧的危险品，因为一部分地板和地下室前的长长一条拱廊的四壁，都仔细地包着黄铜。一扇铁门也包着铜；又大又沉，门一开，擦着铰链，就嘎嘎发出尖得出奇的声音。

我们将手里令人心酸的灵柩放在这鬼屋的架上，再把还没钉上的棺盖掀开几分，瞻仰遗容。我这才头回注意到他们兄妹的容貌竟是一模一样；大概鄂榭看透了我的心事，嘀咕了几句，我才知道他和死者原来是孪生兄妹，彼此之间有着不可理喻的共鸣。可我们对死尸不敢多看——因为感到可怕免不了。她正当青春，病魔就这样夺去了她的生命，像患有一切纯粹僵硬症的病人，胸口和脸上似真非真地微微泛出一丝红晕，嘴唇上留着那令人生疑的永远微笑，人死了，留着这丝笑，让人害怕。我们把棺盖放好，钉上钉，关好铁门，好生吃力地一路走去，到了楼上，进了同样凄凉的房间。

悲恸欲绝地过了几天，我朋友神经错乱的几点特征如今显然起了变化。平时那副举止已不见踪迹了。平时做的事早已抛之脑后，忘得一干二净。他在一间间房里徘徊，脚步散乱，匆忙，漫无目的。苍白的脸色又添了层更惨白的色泽——如果真有其事的话——眼睛里却无任何光泽了。以往不时发出的沙哑嗓音不再听到；只听到他说话一贯抖声抖气，浑似吓得没命。说真的，有时候，我总以为他那始终折腾的心里苦苦想着什么紧锁的秘密，必须尽量鼓起勇气，一吐为快。有时候，又必须将这一切当作莫名其妙的狂想，因为亲眼看到他全神贯注地对着天空，久久凝视，仿佛在听什么虚无的声音。难怪看到他这种情况，不由害怕——不免受到感染。只觉得他身上有种荒诞而动人的迷信，那份强烈的感染力显然一步步潜入我心头。

玛德琳小姐的遗体在主堡中停放了七八天，有天深夜，我在床上躺着，尤其体验到这种种情绪的折磨。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恹恹过去，可我辗转不能成寝，暗自百般譬解，直想摆脱盘踞在心头的那份紧张。仅希望自己认为，这要不全是因为房里凄凉的家具——一破烂的黑幔那种令人惶惑的感染力，至少多半是这层原因，是即将来临

的风暴送来了微风，黑幔被吹得乱动，在四壁摆个不停，不安地揉磨着床上的装饰呢。谁知怎么也譬解不开。浑身也不听使唤了，压也压不住；终于有种说不清的恐惧压在心头，像梦魇。我喘了一声，挣扎一阵，才算摆脱，从枕上抬起头，认真凝视黑得无比的房间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要么是本能撺掇我侧耳细听，听某种低低的模糊声音，每隔半天，狂风暂停肆虐，便随之而起了，总之不清楚从哪儿传来。心里只觉得无比恐惧，也说不出话，实在受不了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我赶紧披上衣服，因为直感到那晚上再也睡不着了，就三脚两步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一味想在可怜又可悲的处境中苏醒过来。

这样走了两三圈，就听得附近楼梯上传来轻轻一阵脚步声，不由竖起耳朵注意听了。不久才听出原来是鄂榭的脚步。很快，他轻轻叩了叩房门，掌着盏灯，进来了。脸色照旧惨白得像死尸，眼睛里竟还透着狂喜的神采，一举一动都带着显然压抑的歇斯底里。这副神气真吓得人浑身发抖——可我什么都受得了，除了不堪忍受长久来熬着的这份寂寞，竟然如释重负地欢迎他光临呢。

“你没看到？”他默默朝四周看了片刻，突然说道，“难道你当时没看到？啊，慢着！你准会看到。”这样说着，他把灯仔细遮上，匆匆跑到一扇窗前，迎着狂风，随手打开窗。

刹时刮来一阵猛烈劲风，几乎要把我们吹上天。说真的，这一夜虽是狂风怒号，可美极了，真是不同寻常的恐怖而美丽的夜。旋风分明早在邻近一带大肆淫威，因为风向时时剧变；低重的乌云，压在府邸的塔楼上，密虽密，但还看得出云堆生龙活虎的飞驰，从四面八方奔来，挤来挤去，就是没飘向远方。我刚说，密虽密，但还看得到这种情况——却没看到月亮和星星——天上也没闪电光。可是，有种雾气环绕着公馆，笼罩着公馆，蒙蒙发亮，但又看得分明，散发出怪光，附近地面上的一切，还有大团大团翻腾的烟雾下面，就都闪烁出这种怪光来。

“你不能看——不准你看！”我浑身发抖，对鄂榭说道，轻轻地一使劲，将他拖开窗口，拎到座位上。“这一切景象，看得你糊涂了，